

晚风·龙光塔

愿燕子常伴常相随

| 王晓娟 文 |

岁月的洪流，卷走了青春，卷走了年华，剩下的大概都是被岁月刻下的深深印痕。我常常以为，记忆是最容易模糊的东西，在时间的流逝里，它会一段一段地淡去。一天下午在朋友圈看到一句“燕子声声，归来兮”的一刹那，思绪喷涌而出，燕子往事依旧粘在我的记忆里，且愈发清晰。

犹记儿时，燕子便在我家前楼一楼前阳台下筑下了第一个窝。后来陆续又在我家前楼后阳台、大门东间、二楼前阳台，甚至二楼东房间也筑了窝，我家的燕窝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。

寒来暑往，我们一家人反复见证了燕子归来修补巢穴、孵化喂养雏燕、追逐嬉戏呢喃、秋季启程远航北上的过程。那时父亲常和我们说：“你们可别小看这几只燕子啊，燕子筑窝挑人家得很，你看咱家也不是富贵人家，但燕子却年年来咱家，燕子居住在咱家，说明它们喜欢咱家，象征着咱家家人和勤，咱们应感到自豪。”

记得有一年燕子在我家大门间里筑了两个窝，其中一个窝筑在吊扇上方的天花板上，而吊扇下方是一张八仙桌，一家人一日三餐皆要围着此桌吃饭，结果有几次燕粪掉落到菜碗里，老妈很生气，无奈只能把好好的一碗菜倒至猪圈里。

一天，老妈趁父亲不在家，把这窝燕巢用竹棒一点一点戳了下来，父亲回来看到后很生气。自从那窝燕巢被老妈一锅端后，第二年燕子便一去不复返，那两年春天，期盼燕子再来我家筑窝已成为我心中的渴望。

那两年的春天，每次放学回到村上，看到燕子在村子上空穿梭，我都要急切地跑回家看看燕子有没有回我家了，每次看到燕子来我家阳台下盘旋，我都要盯着看，一遍遍在心里呼唤：“燕儿，燕儿，你们别飞了，快停下筑窝吧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”也许是老妈的“破巢行动”让燕子觉得没有了安全感，那两年，燕子始终不领情，虽然多次来我家盘旋，但飞了几圈后就走了，就是不在我家筑窝。

语丝·五里湖

木槿花开

| 何梅容 文 |

单位后面有个学校，背靠的小巷叫卫宁，巷子中间有丛木槿花。

梅雨天，我站在高楼上，视线开阔，总是看见学校操场边，孩子们相互追逐的声音。那时木槿花开正艳，碗口大的花朵，沾着雨水露珠，沉沉地向下悬挂着，素净带点紫色，映照在白色的墙壁上，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

我喜欢这乡村的风物，午后便立在花下，细细地看，聆听草木与土地的声音。看得久了，风吹来，叶子上雨点哗啦啦地落在脸上，淋湿了，却觉得小时候好玩的游戏又回来了。

夏天的傍晚，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看微雨轻轻飘落。雨下得大一点，檐下水坑中的水泡便连成一片，来回转动。有时，两个泡泡挨在一起，凝神看时，一个泡泡忽然啪地消失了，心里头觉得好可惜。

下雨天，母亲在田间干活。独自望着四溅的水花，我嘴里喃喃地数，一朵，两朵……十朵。念到十重又归一，年仅6岁的我，只能数到十，如是往复地念，实在乏味之极，就去不远的菜园消遣。离家五十米，有个茅草房，屋顶用杉树皮覆盖，三面用竹梢编织，门是杉木薄板钉的，是如厕

第三年春天，燕子在我家门口盘旋多日后终于停下，重新又在我家各个角落安巢筑窝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像对待珍贵的客人一样善待燕子，出门时为它们留个缝，进门时轻手轻脚，尽量不去惊扰它们的安宁。

我曾仔细地观察过燕子，到我家落户的燕子有两种，一种燕子脸上微红，像人喝了酒的模样，父亲给这种燕取名为“红燕”；另一种燕的脸是灰白的，父亲叫它“麻燕”。无论哪种，其实都是家燕。至今我也不知这两种燕的名称是否如父亲给它们取的名，长大后也从没去考证过。

婚后，离家虽远了一点，每年春天还是会和孩子一起回家看看我家那几窝燕。有时，我伫立在燕窝下仰望，看着它们衔着泥拌和着草筑窝，我就想这燕子筑窝不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一年又一年，一点一滴，今年积累几千砖块，明年从牙缝里省下几袋水泥，慢慢盖起了几间楼房，聪明又能干；燕爸爸燕妈妈常常天一亮就去外面捉虫子喂养它雏燕儿女们，不也和我的父母亲一样，勤劳、朴实，过着平实的生活，把四个儿女一一养大成人？

2011年父亲生病后，为便于照顾，住到我们这边来了。2013年父亲去了远方，父亲走后两年，家里的老房也出租了，也不知燕子是否还年年到我家。

燕子生活朴实，不贪图富贵，追求平淡，它一般不喜欢在高楼大厦里筑巢，喜欢在乡村飘着袅袅炊烟的农家小院里落户。它们莫非也有怀旧情结？

傍晚，下楼去公婆那做饭，看到小院父亲亲手帮我种下的枣树，抬头看见不远处电线杆上停着几只燕子，它们是给我带来远方父亲一切安好的消息么？

睡前，斜倚床头，一缕缕像轻烟一样的忧伤不自觉地涌上心头，眼眶里有股液体在流动，慢慢地溢出来，流在眼角边，睡衣上。床边的台扇在轻轻地摇，微风拂过，祈愿那几窝燕，祈愿远方的父亲，祈愿那点点滴滴的爱，常驻我心头，常伴常相随！

用的。茅草房上面左边攀爬着南瓜藤，右边是木槿。

乡间茅厕四面透风，处在绿树丛中。足下卵石中有青苔上阶。蹲在其中，听雨声滴落，特别清脆。有鸣蝉寂寂，花脚蚊子嗡嗡之声不绝于耳。有时俏皮的木槿穿过竹梢的缝隙，伸进房中，开上几朵芬芳的紫花，那时茅厕真是看四时风物的地方。

木槿的枝桠攀伸到房顶上，有风吹过，满园里淌着淡淡的香味。落在屋檐上的花，被雨水一冲，“吧嗒叭嗒”掉下。那声音空寂而冷清，一声一声，敲在我心上。

有时候等雨停了，捋了木槿花，用手揉搓出汁液来，泡了温水洗发。等自然干了，头发便有了好闻的草木清香。

梅雨天过后是伏天，学校里，孩子放假了，巷子里安静了许多。偶有行人路过，摇着蒲扇赶着蚊蝇，脸上的汗珠滴下来，金珠似的。正午的阳光炽热，木槿花在阳光下，朵朵向阳怒放，灿灿发亮。老房子上屋瓦黑亮，墙上的灰泥剥落，露出结实的青砖。凌霄花攀着屋边的电线杆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画了一张篱笆。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了挺好的，心地干净，守着阳光，守着草木。

忆旧·古运河

曾经的菜园

| 许铁军 文 |

曾生活过25载的荣巷东浜40号老宅，有百余平方米的后院。那时，院子里种着桂花、玉兰、天竹等观赏植物，还有鸡毛细菜、丝瓜、菜椒、长豆、四季豆、黄豆等蔬菜。夏天，总会选择最佳时机，在长竹竿顶端扎上镰刀来采摘丝瓜。

丝瓜藤上有螳螂、采蜜的蜂，长藤成了自然遮阳伞，至傍晚，向砖地上浇上几桶井水。此时，一天的疲劳一半被凉意俘虏。晚上家人围坐在藤下的小圆桌共进晚餐，那其乐融融的感受现在成了一种回味。

每年扎丝瓜藤，借用邻居西山墙一只铁钩，作为连接二楼阳台的一个重要支点。姐弟仨取来稻草一起搓草绳，搓绳技巧是幼时在农村爷爷亲传授的，乡下自留地里四季豆、长豆、丝瓜等爬藤类蔬菜都离不开草绳。

草绳细而结实，选稻草要细实，搓绳双掌心相互摩擦，掌握轻重快慢，逆时针搓之，均衡地加稻草，过渡性定要把握好，无缝对接，让草绳外观无稻草头尾痕迹，成品的绳子紧密，外形美观。

荣巷老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建时，是一座十分精致的花园，四季有花。在院的东南角有一小水池，见方五六平方米，四周还有石刻围沿。六十年代，我们一家随父母以房西的身份入住。花园逐渐趋向菜园，兼观赏型与实用型为一体。

在这座老宅里，房东荣先生荣师母夫妇含辛茹苦养育五个子女，第三代的十个孩子童年也是在老夫妇身边度过的。

看着小伙伴们的成长，同样亦看着房东勤劳种植菜园的身影，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作用，我家在两块不到10平方米的自留地上也种起了简单的蔬菜，居然亦有劳动成果。

印象至深的是每年一季的丝瓜，从买苗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搭棚、采摘、留种丝瓜……享受种植的全过程。

看着小苗渐渐长高长长，慢慢爬藤，到爬满草绳棚，形成一片绿色，看着丝瓜开花，结成幼瓜、小瓜、成瓜，心里是一种无比的满足，品尝在舌尖简直

是一种享受，既环保又绿色，凝聚着辛勤的劳作。而把丝瓜筋脱子、洗净、晾干、分段后，乃洗碗、搓背之上品。

房东小女婿是无锡机床厂的技术工人，手特别灵巧。他成了丈母娘的好帮手，挑河水、挑粪、翻土、搭棚的重体力活几乎在下班后、星期日报揽了，博得丈母娘的赞许。

每年清明前后的鸡毛菜，房东种得尤为好，在几平方米的一块地上，从下种、生长、成熟，10天左右周期就可能为盘中佳肴了。

清晨站在菜地旁，春风拂面，吹来一股泥土的芬芳和鸡毛菜特有的清香。从诱人的气味的鸡毛菜洗净后下大铁锅，与高温菜油翻炒瞬间喷发出的那种香味，是一种最大的满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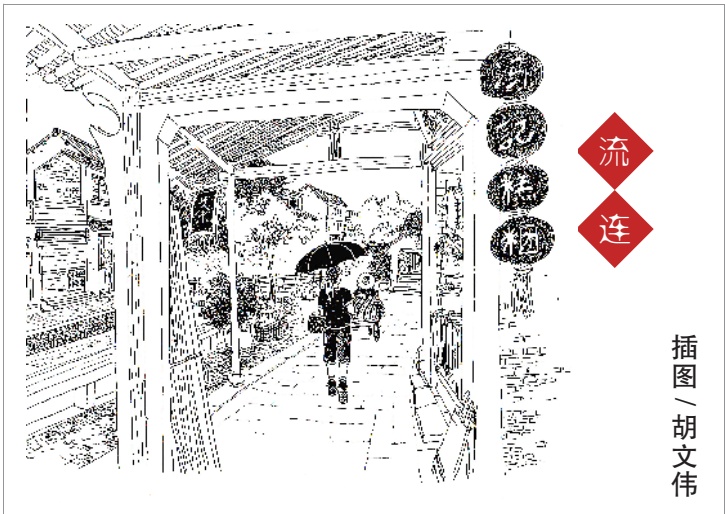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赶做午饭的时候，荣先生在灶膛烧火，荣师母在灶头上掌勺，铲刀与铁锅“咋咋”的摩擦声，灶膛内稻草“噼啪”的燃烧声，锅内“嘟嘟”的煮烧声，荣师母用那习惯而娴熟的尝菜咸淡的动作，有时弄得我在自家厨房内直流口水。

房东荣先生的丝瓜棚面积比我家大好几倍，品种同样是短而粗的炮仗丝瓜，特别清香。我现在菜场买菜，时常能见到此种丝瓜，我会毫不犹豫地下单。也许怀有一种特有的情结。有时，当我见到上了年纪的自种自卖的菜农，便会自然想起荣师母那勤劳耕作的身影。

搭建蔬菜棚是件细活，竹竿要结实，插入地下的竹竿底端要用刀具削尖。用力插入，竹竿插成两排，对称竹竿尖端用横式竹竿连接绳子系紧，也可用细铅丝用老虎钳拧紧，以保证支撑爬满藤结上果的重量，还要经得起较强台风雨的侵袭，一旦菜棚倒塌，损失那就大了。

爷爷的示范和荣家的熟练操作，让我“无师自通”，在我家不大的自留地上，竟也搭出了令父母满意的蔬菜棚，一根根长豆、四季豆有模有样、千姿百态地生长在菜棚的时空里。

此种农家活，现在已经只能在农家乐中去体味，或加入“阳台种菜族”中温习了。



插图／胡文伟